

· 歐陽漪茶口述，高興華整理節錄 ·

我的軍旅生涯歲月之七

此次任務呼號叫作 Indian，領隊爲牛迅，我們按照計畫到達福建的三都澳，二號機于礎突然發現附近有飛機，看起來好像不是友機，且採取一種很迅速的捷徑包抄過來。有人說那是 F-86，因爲我們都曾很嚴格的執行過機艦識別訓練，對於米格十五、米格十七任何敵機都可以清楚的辨識出來；但再仔細一看，不對啊！不是 F-86，水平尾翼高高在上，機頭有太大的進氣孔，是米格機！說時遲那時快，這四架敵機已接近我們了，因爲我們到達目標區之後，看到下方的海面上並沒有砲艇，我們便迴轉一圈，還沒轉回來，正在轉彎時，竟被米格機佔取了攻擊的位置，很快進入。我跟蔡雲輝兩個人就在急速轉彎時，和長機、二號機分開了。急轉彎時，方向沒有固定，很容易就分開了。由於很明顯的是米格十七已經採取了攻擊位置，進入我們的後方，所以我不斷呼叫：「Heart Break、Heart Break」，在動作前幾秒鐘，我突然想起來，進入三都澳空域時，曾聽到十二中隊的田建南學長告訴我們，他

被米格機攻擊了，叫我們空中的飛機要注意。這是 G 波段，也就是 Ground 波段，他廣播要在空機注意，當時我就複習了一次座艙裡面的操作程序。這個事先被我又複習了一次的座艙操作程序，後來發揮了功用，我很快的就依照那個作業程序，把炸彈火箭的電門開關打開，然後一個一個的發射出去，把八枚火箭都射了出去，炸彈也同時投下，所以我的飛機突然間變得輕巧。

接著我叫蔡雲輝：「Heart Break」，我把外載投棄，然後繼續急轉彎，中間只有幾秒鐘的時間，我投射完了外載後，機身感覺輕巧了，回頭一看，前面那架米格十七已經向我開砲了。那是一門三七釐米的砲，兩門兩三釐米的砲，尤其是三七釐米的那個砲口啊！紅光一閃一閃的，很快就對著我的飛機射來。因爲我在蔡雲輝後方，所以我繼續呼著：「Heart Break」，並向後拉急轉彎，轉彎當中拉桿，加速縮小這個轉彎半徑。我自己感覺到我的氧氣面罩都已經往下脫落了，眼皮也蓋著眼睛看不見了，可是下

意識還是這樣拉，後來落地後檢查，當時竟拉了八個半的 G。

F-84 這種飛機最大的限定是七點三三個 G，這是安全的考量，但是我竟然超過，拉了八個半 G，可見遭到敵人攻擊的時候，人的反應是超過想像的。尤其是因爲我的武器彈藥已經投射出去了，所以我的飛機就顯得很輕巧。我原本是在他的內圈，一個翻轉就拉到他的右上方去，我突然一拉的這一個動作，大概驚醒了後面這個追擊我們的米格機飛行員，他也就脫離了，他看著我動作很激烈的翻上去以後，他就放棄攻擊我了，這是記憶中我所知道的事實。

當時我沒有脫離，始終保持跟著蔡雲輝，因爲平常練習時就有此默契，兩架飛機一定要彼此密切支援，不能散開。我記得這樣拉開一點位置，卻仍是在看得到他的位置，我始終是盯著他，僚機永遠是朝著內圈。因爲我丟掉外載以後飛機比較輕盈，就朝著內圈，跟他維持一個間隔距離。在這種情況下，當我看到有米格機迎面而來，腦子裡面的想法是看能不能對面開槍；但開槍的時間不夠，因爲雙方的速度都很快，兩架飛機的速度加起來絕對是超過音速，所以我就從他的機腹下面通過。相對通過以後，我



空戰過程中，歐陽漪棠教官（右）始終與蔡雲輝教官（左）保持編隊，相互支援。

什麼也沒看清楚，就回頭去找蔡雲輝，因為要保持跟他聯絡的位置。整個空戰的經過都是這樣，我始終都跟他保持在一起。

經過幾次米格機的攻擊以後，我們都是用閃避的方式躲過，然而，在我跟蔡雲輝保持相對寬的位置時，曾經看到一架米格機從我前面通過，因為他的速度比我們快了很多，那時我的瞄準具已經打開了，然而，他的速度太快，導致我的子彈都往後跑，後來再有一次開槍的機會時，也發生同樣的情形。我維持跟蔡雲輝的相互支援時，這架米格機就在我的前方，我朝內圈動作，一方面保持跟蔡雲輝的無線電聯繫，並向右轉，這時米格機的位置就在前方，我於是朝著他開槍。看到子彈根本沒有辦法擊中他的飛機，我突發奇想地放棄了雷達瞄準具原本的正常射擊功能，把左手放在油

門上面，我們叫做cage的鎖定，把這個cage一旋，往前面一轉，把它鎖住在固定的位置，換句話說，急轉彎的時候，它不再往下墜落，而是固定在前面的位置，把這光網套在機頭前面，後來我一開槍，就看到子彈對著飛機的翼根射出去。

我不用雷達瞄準具的自動修正，而是用固定射擊的這個方式，所以我說當年官校的那種打影靶基本教練，似乎在這裡發生了作用。我是用打影靶的方式把瞄準具擺在前面，但是也不曉得是什麼神來一筆的想法，使我把瞄準具的前置量擺在飛機前面兩架那麼多的位置，修正量很大，一開槍，就看到那架米格機的機翼中彈了，打在金屬的翼根位置，發出銀色的閃光，兩邊都有，事後照相槍判讀，從拍下來影片中清楚看到兩邊翼根都有閃亮的光芒。

空戰當時並不知道結果，敵機也沒有在被擊中以後馬上冒煙爆炸，我因為距離敵機很近，攻擊後馬上就飛過去了，接著又回來跟著蔡雲輝。很奇怪，我們兩個始終在一起，沒有脫離，也不是單打獨鬥，所以平常這個地面的訓練有沒有作用呢？有沒有功用呢？的確有。地面訓練要求絕對不要貪功，不要脫離彼此的支援，要常

常維持編隊的位置，這些金科玉律讓我們牢記在心，不單機行動，有機會射擊就射擊，射擊後，不管有沒有效，都不再繼續攻擊。

回頭，兩架飛機又飛在一起，我們在馬祖會合，他們的攻擊行動也暫時中斷，我們就集合、編隊，互相呼叫。蔡雲輝呼叫我說：「歐陽Four Four，這樣好了，你來隨時告訴我怎麼轉彎。」因為從後面看有利位置比較清楚，我們這時要充分利用轉彎來迴避敵機的攻擊，同時也可以運用機會把敵機夾在中間，這種情況要由我們自己來判斷利用，所以蔡雲輝就要我來呼叫轉彎，我欣然同意。

這時，我們向金門的方向飛，先前，已經在馬祖打了一回合，向金門飛去的時候，只有我們兩架，長機跟二號機與我們分開後，因為聯絡不上，也找不到他們的位置，所以我們就以兩架機作為我們的作戰基本單位，向金門方向飛去。因為金門在我軍防區，飛向那兒，感覺比較踏實，快到達金門地區上空時，從後視鏡看見後方有黑點飛過來了，蔡雲輝跟我說：「那我們維持注意，彼此支援。我就採取比較寬一點，一千五百呎以外的作戰隊形。」採取這個隊形以後，很快的，蔡雲輝就接觸敵機了，敵機接

近，速度比我們快、快了很多，這時候我呼叫：「你現在向左轉」。

在這之前，本來快速接近的敵機是瞄到我的，但一下就改去追蔡雲輝。我們之間有間隔，起碼有一千五百呎以上的間隔，敵機換成去追蔡雲輝到了差不多有三千呎左右距離時，我就說現在左轉，蔡雲輝立即左轉，我就跟著抄到敵機的後面。這架米格機一看苗頭不對，就拉升上去。

敵機性能好，拉升了上去，如此這般，反轉了幾次之後，米格機終於跟上了蔡雲輝，我就利用這個機會重複先前開槍的方式，不再使用雷達瞄準具，將瞄準具固定套在前方的米格機上，這次開槍的前置量距離比前次要近，所以，一開槍不到兩秒鐘的時間，就突然看到米格機在眼前爆炸。爆炸的一瞬間，我本能的將飛機脫離向上拉，拉升之後再翻轉回來，看到米格機已經掉到海裡，形成一個大漩渦。蔡雲輝也看見了，他說：「歐陽，你把他打下去了。」

結束了這一次的空中遭遇，我們跟地面的雷達站連絡，地面戰管人員說：「請你報戰果」，我們說：「空戰遭遇了」，並說：「我們擊落一架」。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先前擊中的那一架也墜毀了，後來根據地面情報以

及親共的左派新聞媒體報導，中共承認他們有兩架飛機被擊落，大隊長宋義春與僚機劉葉臣被我們擊落。

這一場空戰就這樣結束了，我們跟長機、二號機也聯絡上了，大家就開始往臺灣本島飛回。領隊得知大家的油量都已偏低，因為考慮到油量不足，不能直接回航嘉義基地，因此決定先到新竹落地。

向新竹基地的作戰組作完簡報之後，回到停機坪，二聯隊的地勤人員已替飛機加好了油。新竹基地的作戰組告訴我們，嘉義基地早已經知道了這個好消息（擊落敵機之事），連嘉義的地方人士也都在傳播這個好消息，聽說街上鞭炮聲不斷，準備大肆慶祝，且我們領隊牛迅的太太以及蔡雲輝的太太都已經到達了基地，要迎接我們凱旋榮歸，我跟于礎同學那時還是單身，也跟著沾有家眷者的光。

果真如新竹作戰組人員所言，嘉義基地已經組成浩大的歡迎陣容，連美軍顧問組的組長和顧問們，也都在那裡集合，準備要向我们道賀。聯隊長、大隊長率領著聯隊幹部、飛行員等候著我們的勝利歸來。

飛機先後一架一架地衝場落地，這次飛機落地滑回來以後，停放的位置很特別，平常飛機都要停放到不同

的指定位置，這一次四架飛機並排停放在作戰科邊上。作戰科前有棵大榕樹，飛機就停大榕樹前的停機坪，牛迅、蔡雲輝、于礎他們三位先下飛機，我被告知最後再下飛機，然後四人一字排開，歡迎的隊伍由聯隊長率領，四人接受大家的歡迎。

下飛機之前，我還在座艙裡面待命時，當時的作戰科科长孟鳴岐上校來到我飛機座艙旁邊對我說：「歐陽，你把照相槍的片盒拿出來。」然後就把我交出的片盒給了參謀許伯齡，許伯齡馬上交代軍械官拿去沖洗，他們很快就看到我空戰時的照片。那時，地勤的機械人員也開始檢視我那架編號「一三二」的F-84，一位機工長驚訝的向我喊著：「教官，你拉了八個半的G啊！」此話一出，我和眾人都為之一愣；但當我看著儀表顯示的數字，也不得不為自己先前在空戰過程中，操控這架F-84時，竟然突破了人體的極限，沒有失控，並能擊中敵機，自己也感到驚奇不已。

許伯齡學長指著沖洗出來的片子，興沖沖的對在場的人群說：「歐陽，你擊落了兩架啊！」並隨即將那架飛機翼根上中彈的照片拿給大家觀看。聽他這麼一說，我想起先前返航時，馬公CRC曾詢問我戰果，我回報

開槍五次，目視擊落敵米格十七一架，因為雖曾於先前開槍擊中一架敵機的翼根，可是我看到對方的飛機並未冒煙，且隨即脫離了戰場，因此不敢斷定那次的戰果究竟如何，但篤定在高登島上空的交戰過程中，擊落了一架中共空軍的米格十七。

事後紀錄基地寫的是五次空戰，我們看戰績表，標示五度空戰，我認為不是五度空戰，實際上就只有一次空戰，我個人開槍五次，應該要這樣講才是對的啊！

當時孟科長問我：「歐陽，你開了幾次槍？」我說：「我記得是開了五次啊！」我頭腦很清醒，確定是五次，他檢視沖洗出來的照片，證實我確實是五次開槍沒有錯。後來，許伯齡向科長報告，依據照相槍沖洗出來的照片判讀，子彈打到敵機的翼根上，已經擊中要害了。因為大角度射擊時，不是從尾巴後面射擊，而是在接近敵機上方的位置，因為對方在轉彎，我在他的上方對著他射擊，米格機的座艙是在中間，兩邊翼根的位置都中彈，從照相槍所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得得到，有銀色的光線一閃一閃地。許說：「你看這個，擊中了，但是沒有起火爆炸，因為那個地方雖然是要害位置，但是翼根位置並非是油箱位置，所以並沒有起火爆炸。」當時，他們是這樣子判讀的。

根據照相槍上的判讀，辨識出我擊中了敵機的要害，但為什麼上級長官判斷這架飛機已經被我擊落？其中一個是根據地面的情報，中共在香港的左派報紙報導了這則新聞。

另外，有一段很奇妙的過往因緣也和我戰功有關，特別在此提出來。我大女兒一九八〇年到美國讀書，後在美國結婚、生子，住在洛杉磯，我內人以依親名義前往照料，她們住處附近一個鄰居也是中國人，名叫張子勤，張的父親當年在大陸上是鹽警，民國初年，運輸食鹽之時，要派鹽警來護衛，他父親當時是鹽警隊的首長。因為有這樣的淵源，所以他對於軍史的研究很有興趣，平日亦熱衷於蒐集軍事方面的相關史料，二次大戰以後，曾在美國海軍服務，因為知道我太太、女兒來自臺灣，所以很熱心的在日常生活上予以她們一些協助，讓她們感激不已。

約在十幾年前，我前往美國探視內人及大女兒一家人時，特地至張先生府上向其致意。張先生告訴我，有年他到大陸地區旅遊，結識了某一地區的空军副司令員，對方得知他喜歡蒐集軍事方面的史料，於是給了他一

張名片，歡迎他前往軍事博物館及一些被准許開放的軍事機構參觀。他持名片到北京，中共空軍有關方面安排他到北京空軍的一個招待所住宿，在那兒，他看到了一烈士紀念名榜，文字敘述了航空兵十五師四十五團的飛行大隊長宋義春與飛行員劉葉臣於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在羅源灣的空戰中，被臺灣空軍飛行員歐陽漪棠擊落，壯烈殉國，歐陽漪棠還獲臺灣頒贈青天白日勳章云云。

張子勤先生告知在北京參訪時所見的內容，正好和我當年空戰後，政府所核定的戰功，頒發給我的青天白日勳章是同一件事。二〇〇二年，大陸退役的前中共空軍司令員林虎，在其著作《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這本書中，也提到了一模一樣的內容。

我們回到嘉義基地，接受官兵熱烈的歡迎以後，又在嘉義市區乘坐吉普車大遊行，有些百姓從商店裡面捧出一些東西出來送我們，有做衣服布料、皮鞋等，那時候，人民的生活都非常刻苦；但是民間在對待有功於國家的軍人，所表現出來的熱情，那可一點都沒有減少，鞭炮一直燃放個不停，並且在中山路明故宮餐廳擺上了酒席，來歡宴我們。彼時人們出於內心的一種興奮，軍民一同高興、快

樂，以非常隆重的方式來慶祝我們的勝利、凱旋榮歸，讓我們度過了一個快樂、難忘的禮拜六週末。

總司令王叔銘於隔天中午乘專機來到基地，並用他的專機把我跟蔡雲輝兩個人載到臺北，準備參加禮拜一七月二十三日總統府的總理紀念週活動。禮拜天當晚，我和蔡雲輝住宿在空軍新生社，第二天一大早七點鐘左右，王總司令的專車就來載著我們上陽明山了，另有五大隊的冷培澍、彭傳樑、梁國俊、霍懋新以及六大隊的戚榮春。

總理紀念週的活動由老總統親自主持，底下坐滿了百官，氣氛莊嚴，我們幾個人列隊進去，在臺上一字排開，全體人員先唱國歌，接著老總統宣布前天在中國大陸上空發生了一次空戰，他將這次事件完整的宣布了一次。那時，我們七個人就站在他旁邊，我記得冷培澍個兒最高，冷培樹第一、我第二個，依次是梁國俊、彭傳樑、霍懋新、戚榮春、蔡雲輝。老總統講話非常簡明扼要，說明了雙方兵力的優劣，尤其是F-84飛機的性能不如中共的米格機。老總統說，當時的米格十七已是超音速了，性能比我們的飛機要強，來攻擊我們，結果無功而返，在歸途上反被我的F-84及

冷培澍所率領的四架F-84攻擊，他把戰果一一宣讀了，同時還提及我個人擊落了中共米格機兩架，他沒講機型，且說我又另外擊傷兩架。

接著，我們就轉身下臺、魚貫而出，離開活動現場，到外面等候，準備與老總統合影留念。還記得，留英的余伯泉將軍曾對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講解，提示我們走踏步的時候，要怎麼走，姿態要怎麼樣，他都做了講解。老總統出來之前，工作人員已經預備好了一把太師椅在那兒，我們一個一個輪流站到他旁邊，和他合照，後來胡崇賢（老總統的專屬攝影師）把照片放大後，寄給了我。我還記得照相時，老總統要跟我講話，我就低下頭來，聽到他的浙江口音說：「很好，很好。」然後他講了一句讓我迄今記憶猶新，不敢或忘的話：「以後要好好服從命令。」

我想總統意思，應該是提醒我，有些武將在有了戰功，為國家立了點功勞以後，就變得驕傲了，這種行為反而會影響他以後在軍中的發展，所以他有感而發的期望我要注意服從命令。五十多年以後，我仍很清楚的記得他所說的這句話「要服從命令」，軍人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這是不能打折扣，沒有理由的。古人說：「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給了我很重要的心裡想法，什麼是先，編好的隊伍，你要掩護長機，他的安全是你的首要任務，你要掩護長機，不能跟長機爭功，這是先，是本。

之後的七月二十五日在臺北有辦個遊行，比嘉義的規模更大，我們站在吉普車上，接受同胞們的歡迎，那時候因為有美軍協防臺灣，那些站在路邊的外國軍人，看到遊行的車輛經過就舉起手來行敬禮，這舉動令我非常感動，好像回到了二次大戰同盟國勝利時的情況，那時我還是小孩子，在重慶慶祝抗戰勝利，與百姓、中美軍人一同夾道歡迎蔣委員長、飛虎隊陳納德將軍，往事歷歷如昨。

民國四十五年空戰以後，臺海方面靜肅了一段時間，而國內自從經過「七二一」空戰以後，軍民士氣大受鼓舞。那段期間雖然我本人並無意願要大肆張揚戰功，但是各界都熱心地邀請我去演講，希望能給社會傳達正面的宣傳，也可以幫助學生們了解國家大事，進而對未來的人生有一個正面的啟發作用。但是好景不常，民國四十七年，金門爆發「八二三」砲戰，此時海峽兩岸又開始了另外一波的衝突。

（未完待續）